沉在记忆里的嘎斯灯

赵世惠

不久前从“行走烟台”版读到关于嘎斯灯的文章,勾起我很多回忆。嘎斯灯,别说“90后”,怕是“80后”也很少有人知道。嘎斯灯的出现,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刚好处于电灯安装前的那段夹缝期。可以说,属于照明史从量变到质变的最后积蓄,也算是人工制作天然气环保使用的先驱尝试。

嘎斯灯具体是由谁发明创造的,未做考证。我只记得我家有了嘎斯灯的时候,我刚刚上小学。忽然有一天大姐的未婚夫(在金矿工作),就拎来一个很奇怪的东西,说是嘎斯灯,外带一大包灰白色的嘎斯石。据他说,在矿井下用来照明,特别方便,也很明亮。

大姐夫手巧,这嘎斯灯是他自己焊制的。外面是一个碗口粗、十厘米高的小铁桶,带着提手,桶里加上半截水;另有两截互扣着的圆铁桶,底下那半装上块嘎斯石,顶上那半截中间挑出一根细细的尺把长的铜管(也有铁管的)。铜管嘴处焊出针尖大的空隙,装了嘎斯石的互扣圆铁桶放进盛水的小铁桶,立马看到小铁桶里的水冒出一串串的泡泡。不一会儿,只见大姐夫把燃着的煤油灯凑上前,啪的一声,那针尖大的铜管嘴处,就亮起了耀眼的豆大光焰。而且这光焰越来越大,发出嘶嘶的声音,直到光焰吐出半指多长,炫目的白。

母亲赶忙吹灭了昏黄的煤油灯,把嘎斯灯郑重地放在我们写作业的桌上,那作业本上的字瞬间清晰无比,让我和哥特别兴奋,边写着作业,边偷瞄几眼嘎斯灯,对这不需要煤油的灯充满好奇。而母亲也借着嘎斯灯的余光,在炕沿上缝补着衣衫,一家人围着一盏嘎斯灯,各自忙碌。

第一晚的嘎斯,因为是大姐夫放的,估计嘎斯石大了点,已经夜了,依然明亮,没有半点想歇息的样子。沾了水的嘎斯,是无法熄灭收回重复利用的,只能让它继续亮着。我睡下时,嘎斯灯的光焰下,母亲索性拿出我们的棉衣,在灯下拆洗。我想,母亲肯定是觉得不能浪费这明亮的灯光。

第二天晚上,父亲首次操作嘎斯灯。我亦步亦趋,凑上去看。只见父亲把浸在水里互扣着的圆铁桶捞出,拧开,我一个不料防,被那反应完的嘎斯残渣臭气熏到,臭味顶得我眼泪鼻涕的,印象极深刻。父亲把那些余渣倒掉,捡了一块嘎斯,又放上一点小的,才盖紧,放进盛水的小铁桶里,稍等一会儿点燃。这一晚的嘎斯灯,果然在我们要睡觉的时候,渐渐弱了下去。母亲说:“以后就放这么大的,正好。”

小时候不懂,其实嘎斯石就是碳化钙,遇水就发生激烈反应,生成乙炔气,极易燃烧,火苗雪亮。很多人见过气焊工切割操作的,用的就是乙炔气,喷射出的光焰,就等于是大号的嘎斯灯了。

因嘎斯灯火苗炽热雪亮,亮度和照射范围,超出传统油灯的几十倍,而且抗风抗雨抗雪,所以每年秋天生产队分玉米、地瓜等口粮,晚上在院里高处放一盏装了大块嘎斯的嘎斯灯,大家在嘎斯灯下剥玉米,或者是挑拣出无碰伤的地瓜窖藏到地瓜井,有时在分了地瓜的地里,也搁一盏嘎斯灯,借了那光亮把不适合窖藏当口粮的地瓜切片,就地摆好,等着晒成地瓜干好留着冬天换酒喝(当年供销社和村代销点,都有用地瓜干换酒的方式,常常就有汉子装了两衣服口袋的地瓜干,去换了一盅地瓜干烧酒,仰脖喝下,心满意足的样子)。

不过这嘎斯灯,也不是人人家里都有的物品,毕竟能搞

到嘎斯石,可以夜夜点一盏嘎斯灯,也是需要有相应门路的,比如家里有矿上或者其他关系渠道的人。那些年,家里有嘎斯灯,连孩子都有些扬眉吐气腰板笔直,是会让小伙伴甚至全村人羡慕的。

忽然特别怀念起没有电,没有网络,只有嘎斯灯的简单夜晚了。嘎斯灯下,凝聚的是家的温馨氛围,是亲情。现在多亮的灯都有了,多快捷的网络通讯工具也有了,可再也找不到一家人其乐融融围坐一起的温暖,即使共处一室,也各自忙着低头刷微博上网,咫尺变成了天涯般陌生。

温暖的炉火

鲁从娟

寒冷的冬天,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家里温暖的炉子。炉子就生在火炕跟前,用一节炉筒连接着炉子与火炕,这样煤烟就通过炕洞,从釜台往外抽走。生了炉子,既暖和了家,又热了炕,可谓一举两得。胶东人把炉子生在火炕跟前,炉子与火炕相连,可谓奇思妙想,智慧无穷。

以前都烧煤面,需要和上黄泥再加水搅拌成稀稠相宜的状态才可以烧。煤面和黄泥是有比例的,煤面应该是黄泥的两倍刚刚好,黄泥放多了,炉火烧不旺,黄泥放少了煤面太散不成形。生炉子不但可以暖家热炕,还可以用来做饭。母亲把炉子捅旺了,在炉子上炒菜、熥饭、焐地瓜等。用炉子熬粥,因细火慢炖,熬出来的粥软糯可口,味道特别。那小小圆圆的炉盖也是可利用的,把炉盖擦干净,上面就是一“煎饼铛”,地瓜切成薄片放在炉盖上,两面烙至金黄,香甜可口。还有土豆片、馒头片都可以烤着吃。有时候还抓一把黄豆或苞米放在炉盖上,将要烤熟之时,冷不丁会有一粒熟透了黄豆“蹦”的一声飞出老远,我和我弟弟便跑过去抢着来吃,“嘎嘣嘎嘣”的脆,嚼起来喷喷的香。还烤过芋头、花生、栗子等。炉盖上的那些美食我从小吃到大,长大后我还经常在炉盖上拷火腿肠、面包吃,那种微微焦煳的独特香味,以及自己动手的乐趣,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有了炉子,使用热水就方便多了,一把烧水铝壶几乎一天到晚放在炉子上热着,白天用来洗衣服、洗菜。晚上,母亲倒上一大盆热水,我们姐弟几个一起把小脚丫子齐齐伸到盆里,母亲俯下身来替我们搓着小脚丫,打趣说:“满满的一盆小猪蹄子!”等我们都上了炕,母亲就把我们的鞋垫都掏出来,放在炕席底下,把鞋子围着火炉摆了一圈烤着。早晨起来,穿着暖和和的鞋子去上学,脚大半天都是热乎乎的。洗了衣服急着穿,放在外面上冻,一时半会干不了,母亲就把高凳子搬到炉子跟前,把衣服放在上面烤着,第二天早晨就干了。记得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宁可少吃点,少喝点,买煤的钱可不能省,大冷天的,家里冰冷冷的,没个热乎气,孩子们可就遭老罪啦!”

现在,父母还住在老房子里,还靠生炉子取暖,不过已经把炉子挪到厨房里,炕前安装了一组暖气片,干净卫生。也早就不再烧煤面了,烧煤块。烧煤块简单省事且灰尘少,炉火更旺。只是我们姐弟都一个个长大了,各自有了自己的工作、家庭,各忙各的,平时难得凑齐回家一聚。家里的炉火再暖,也显得冷清了。总是想起小时候家里生炉子的那些暖暖的冬天,一家人围坐在炉子跟前,我们姐弟嬉笑打闹着,母亲嗔怪地笑骂着——多热闹啊,再寒冷的冬天,也觉得暖意融融。

广播网的记忆

尹宪辉

“某某县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上世纪70年代,大家对广播网——有线广播并不陌生。那时农村家家都有广播网,挂在屋墙角。我村是1969年开始安装播放。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收音机上市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前后约20年历史。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广播网内容广泛,从党中央方针政策、国际国内重大新闻,到城乡农村农事、各行各业大事小情几乎无所不包;有文学、音乐、文艺节目,地方戏曲、京剧、样板戏、歌剧舞剧;相声、评书、京韵大鼓、山东快书等说唱节目及百业信息、百科知识、生活新知。每天都有歌、曲、轻音乐,重点是“红歌、红曲”,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红色+革命”烙印。广播网转播的第一个大事件,是1970年4月24日夜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1号发射成功。广播网一遍遍直播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至今不忘信号较弱不太清晰。

广播网开始安装,村子便预先“热”起来。大街小巷村民几人一簇,在热切想象期盼中不断猜测广播网是什么动静?放什么节目?心里充满向往与憧憬。闲散老人伴着安装队在房前屋后围观拉着家常;孩子们更是叽叽喳喳跟着腚儿看热闹。至今不忘,首次收听广播的欢乐满足与幸福感,真是难以形容。像突然打开一个新世界,生活骤然有了色彩!那么多好歌好戏好节目,可是从来没听过,那些时日甚至比过大年还快乐!

也难怪,那时农村近乎与世隔绝,一穷二白,物质匮乏,文化贫瘠,看不到书报,也少有别的消遣。广播网便几乎是农家业余、文化生活的全部。记得头些日子,不管什么节目都好听都爱听,显得那么新鲜有趣迷人。只要有空就凑到广播网前,不管好差一律照吃。每晚听到广播结束,一家人才依依不舍、带着满身的喜悦陶醉收拾睡觉,还你一言我一语意犹未尽兴致盎然地热议着。一部歌剧《洪湖赤卫队》、舞剧《红色娘子军》、音乐片《阿诗玛》和《海港》《杜鹃山》《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听得全家人心旷神怡如痴如醉!

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是听广播网里有没好节目好歌曲。饿了先吃点冷饭饼子地瓜,就着咸菜边吃边听。当然不可能听太久,放学后总有成堆的家务事、菜园自留地农活。有时难免为此与母亲闹别扭,母亲催促斥责快干活,我一遍

遍应承“马上就干,听完这首歌就去”。有时情不自禁边挑水,边哼着一首心爱的歌。干活劲头更足更精神,沉浸在好节目的回忆氛围里早忘了疲劳。暖和天在院子里干活,如扒玉米叶、摘花生、侍弄猪鸭,就打开白纸糊的木头棂窗户边干边听。好节目听过又暗暗盼着下一次。后来终于可点播节目,才一定程度上满足重听欲望。记得,爱好音乐的母亲和我曾专门由我执笔写纸面书信去广播站点歌点戏呢!再后来有了广播剧电影录音剪辑,节目越发丰富多彩质量也更高。

广播网带来的快乐与笑声,还溢出屋舍,蔓延到街上、田园、山野里,村民经常在街边热聊近期节目,还竞相模仿文艺节目里的精彩片段,哼着节目的曲调或生动的台词。生产队白天劳动也常谈论她,社员边干边聊边笑好不热闹。

农家生活相对简单。在山里劳作一天早已筋疲力尽、饥渴交加。收工后也就是休息、听广播。简单洗罢手脸、点亮小油灯,一家人围着小饭桌、坐着小板凳或土炕上,边吃边休边听广播,放松之余得到艺术享受。有时让好节目乐得满饭桌笑开了花。至今不忘,乡民每天都要定时收听天气预报。农家、生产队诸多农事安排,很大程度上需依赖天气。特别是春播夏收秋收季节,偶然天气异常风云突变便要立即突击收割、搬运、加班脱粒,有时几个昼夜不睡拼抢忙活。一辈子靠天吃饭、从土旮旯里吭哧吭哧活命的父老乡亲,每一口气都喘得不轻松,每口饭都吃得不容易啊!

小小广播网,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见证了各类大事,促进各业发展,填补城乡农村业余文化生活空白,大大提高生活质量。今天,广播网已退出城乡生活,却没退出人们的记忆;时常生长在我们的怀念中、活在人们神经上。她美丽的嗓音,其实在收音机里获得延续和新生,仍在我们耳边回响。

拾冻草

张建勇

前些天回老家,早上起得早了,怕影响家人休息,我便轻轻穿好衣服出了门,顺着村前的小河,悠闲自得,这时的小河已经封冻了。

我行在冰上,打着小时候的滑刺溜,顺着小河一直向上游走。走着、玩着,真有点返老还童的感觉。小河曲曲折折,河套中间是白白的冰,两边是厚厚的草,踩下一脚,能没了脚脖。我蹲下,用手一抄,一把抓不透,我心里顿时激动起来:“真是好草呀,退回四十年前,能有这样的草那该多好呀!”

思绪把我带回了童年,使我想起了童年时的拾冻草。

在上世纪60年代末,农村真是地大物“薄”,如果说吃的还不至于饿肚子的话,那烧的是绝对紧缺。秋天庄稼拾掇完了,进山拾草的老老小小会成群结队天天拾。赶进了腊月门,山坡、堰边不会有一处遗漏,全都拾遍了。特别是山坡草稍厚一点的地方,会被拾草者用锄板刮得溜光。这时的山,举目一望,是光秃秃的一片,真是寸草难见了。

而这时,却是拾冻草的绝好时机。

所谓冻草,就是长在河套里面水连着岸,岸连着水的那片地,岸边有草,靠岸边水浅的地方也有草。没上冻时,草、泥、水黏连在一起,没法拾。上冻了,冻不透,拾草者也不敢贸然动手,不小心踩下去能黏掉鞋,或是踩踏冰掉进冰窟窿里。而交九之后,特别是进了腊月门,地冻透了,河封死了,这时河岸边的草和岸边冰层上的草便可拾了。

拾冻草的时机,一般是上大冻,无雪天,早上六至八点这个时候最好,早了天黑看不清,晚了太阳出来,会照得草湿漉漉的,难以收拾。

拾冻草的方法,一般都是用小镢或锄板刮,这时无论是立在冰上的草还是河岸边上的草,用小镢或锄板刮很省力,刮过的地方会像推子推过的一样,清晰光亮。刮起的草,用竹耙搂成堆,装到装篓里,那时只要瞅准了哪个河套里有草,刮一装篓草,要比在山上拾一装篓草省劲得多。

拾冻草最好的天是冷天,但对拾草的人来说,最怕的也是个“冷”字,那时没有棉鞋,也没有手套,拾一会儿,手便会冻得像猫咬狗啃似的,特别是指头肚,会冻得疼痛难忍,这时便只有停下来,把左手插进右袖筒,右手插进左袖筒里,暖和一会再拾。时间长了,布底鞋也就冻透了,十个脚指头冻得钻心的疼。实在坚持不下了,也只得停下,找块平坦的地方,把鞋袜脱下来坐到腚下,把左脚伸到右棉裤筒里,把右脚伸进左棉裤筒里,暖和一会,然后再拾。一个早晨的拾草过程,这样的暖和动作要做个两三次才能坚持下来,想想当时的那个滋味,实在是难忍。

那个困苦艰难的年代,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真是一笔财富。昔日不能忘,只有铭记着过去,才能更珍惜今天,更懂得今天。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热线:18653588630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